

T2516/7928(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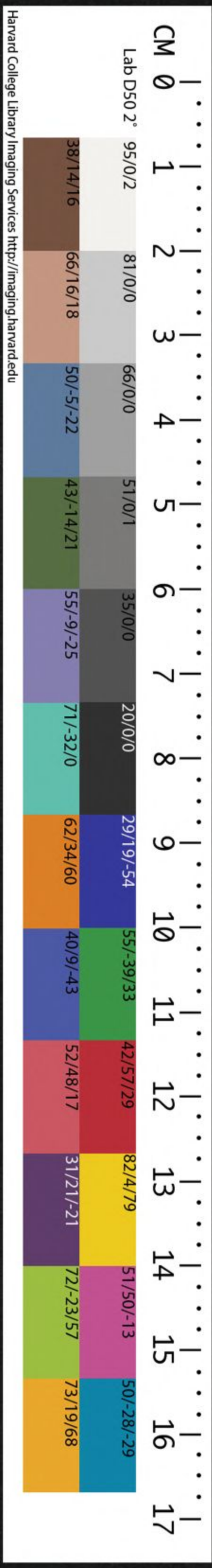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31

三國志

卷之七十九

Made in Japan



史緯卷六十九

三國志吳書一

本紀

孫堅字文臺富春人年十七與父至錢塘會海賊掠取賈人財物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也遂操刀上岸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即委財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中平元年黃巾賊起漢遣中郎將朱儁討之儁表堅為司馬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被劓墮馬臥草中軍眾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踏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數日創少愈



復出戰大破之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
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堅參軍事屯
長安溫承詔召卓卓良久乃至溫讓卓卓應對不遜卓出堅
曰卓不懼罪而賜張名不時至請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
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
震天下何賴於卓卓受任無功一罪也應名稽留二罪也輕
上無禮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斬以示威者
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寬假董卓不即加
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能從章遂聞大兵至皆乞降軍
還拜堅議郎遷長沙太守封烏程侯靈帝崩卓擅朝政諸州

郡興義兵欲討卓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輕堅堅過殺
之北至南陽衆數萬人移檄太守張咨請軍糧咨以問綱紀
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不應調發咨遂不與堅至咨以牛酒
詣堅酒酣堅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
請收主簿推問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
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案軍法便牽咨
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袁紹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
堅治兵於魯陽遣長史公仇稱還州督促軍糧堅親祖道官
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到城下堅方行酒談笑
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入城謂左

右曰向所以不卽起者恐兵士相蹈藉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乃引還堅移屯梁東爲卓軍所圍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收兵合戰於陽人太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或問堅於術術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畫地而言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爲國家討賊下爲將軍報讐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將軍乃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乎術大愧乃調發軍糧卓旣憚堅遣將軍李傕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不答進軍大谷拒雒

九十里卓徙都西入關焚燒洛邑堅前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初黃門張讓等劫天子出奔掌璽者以璽投井中及堅軍城南甃官井上有五色氣舉軍驚怪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方園四寸上紐交五龍有一角缺堅引軍還魯陽時關東州郡自相兼并袁紹遣周囑爲刺史來襲豫州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爲勦力乎囑屢戰失利引去初平三年術使堅征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爲祖軍士所射殺時年三十七堅四子策權翊匡權旣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墓曰高陵

策字伯符，堅為朱儁司馬，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士。周瑜與策同年，自舒來造，勸策徙居舒。策從之。堅卒，策詣張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俊傑，各擁眾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報讐雪恥。東據吳會，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紘曰：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讐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乃載母就舅丹陽太守吳景，因緣召

術及身而
亡不在子
也

募得數百人，遂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使君垂察其誠。術甚異之，以堅部曲還策。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州治壽春。術據壽春，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在丹陽，繇逐之。景退舍歷陽，繇遣張英屯當利口，以拒術。術以景為督軍中郎將，將兵擊英，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平定江東。術表策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眾五六千。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徐琨之母。策之姑也。時在軍中，謂策曰：恐州家

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耶宜伐蘆葦以爲泚
佐船渡軍策卽行之衆悉濟旣渡攻牛渚轉擊湖孰江乘所
向皆破策美姿顏好笑語性濶達善於用人策年少時呼爲
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策軍
令整肅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劉繇
棄軍遁逃策入曲阿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兵二萬餘人馬
千餘匹威震江東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自領會稽太守以
吳景爲丹陽太守從兄賁爲豫章太守分豫章爲廬陵郡以
賁弟輔爲廬陵太守朱治爲吳郡太守張昭張紘爲謀主遣
奉正都尉劉由奉章詣許拜獻方物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

而絕之曹操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使與呂布及吳郡太
守陳瑀同討術瑀圖襲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持印三十
餘紐與丹陽宣城吳郡諸大帥祖郎焦已嚴白虎等使爲內
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遣呂範攻瑀於海西大破之瑀
單騎走冀州會術死術從弟胤女壻黃猗棄壽春昇術棺柩
扶其妻子及部曲就劉勲於皖城勲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
從弟偕告糴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亦少穀遣吏將偕就海
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與偕偕往歷月纔得數千
斛偕密報勲使來襲取之勲潛軍到海昏宗帥皆空壁逃匿
勲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勲詣海昏遣從兄賁

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勲自與周瑜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獲術勲妻子，并百工，鼓吹部曲三萬餘人。以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徙所得人東詣吳，責於彭澤，破勲，勲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聞策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勲，策就攻，大破之，勲北歸。曹操射遁走，策收勲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劉表遣從子虎將長矛五千來爲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曹操聞之，曰：「獠兒難與爭鋒也。」乃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爲子章取責女。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使會稽丞陸昭逆之。岱善左傳，策欲與論講。

或譖之曰：「高岱以將軍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云不知，則其言信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爲人惡勝已者，若每問當言不知，如與辨義，比必危殆。」岱以爲然。及與論傳，常答不知。策怒以爲輕，已囚之。時人皆露坐爲請，策登樓望見，營外填滿，惡其收衆心，遂殺之。岱，吳郡人，太守盛憲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而求救於陶謙。謙未卽救，岱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許爲出軍，以書與貢。岱之行，貢囚其母，及還，衆爲之危悚。岱通書自白，貢與相見，登時出其母。岱友人張允、沈譽、豫具船，岱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須臾，貢遣人追之，與岱錯道，遂免。又有道士琅邪于吉，往來吳會，立精。

自取死

舍作符水治病，策嘗於郡樓上集會，吉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爲仙人，鏘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下樓迎拜，策令收之，諸將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于先生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幻惑衆心，使諸將不復顧君臣之禮，盡下樓拜之，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陳乞，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道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未悟耳。」諸將固請，時天旱，策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總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爲吉，必見原，並往慶。

慰策怒，遂殺之。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云尸解去，復祭祀求福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欲襲許，迎漢帝，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先是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仇，策性好獵，所乘馬精駿，從騎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策創甚，謂張昭等曰：「中原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卒年二十六，權稱尊號，追諡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爲吳侯，評曰：孫氏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孫盛曰：夫正名

定本使貴賤殊邈然後杜覬覦之心於情雖違於事雖儉至於謀乃永圖可謂治之於未亂者也

吳主權字仲謀策薨權哭未息長史張昭曰此寧哭時耶乃易權服扶上馬使出巡軍是時雖有會稽吳郡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賓旅之士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分獨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委心服事焉曹操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權待張昭以師傅之禮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爲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建安七年權母吳氏卒九年權弟丹陽太守翊爲左右所害權大會官寮沈友有所

海

以有

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欲反友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友吳郡人時稱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故忌者譖之十三年春權征黃祖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是歲荊州牧劉表死曹操征荊州表子琮舉衆以降劉備進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操新得表衆形勢甚盛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羣臣莫不失色多勸權迎之惟周瑜魯肅議拒操意與權同權命瑜與程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操軍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追至南郡操遂北還留曹仁

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瑜仁相守歲餘殺傷甚衆仁委城走
權以瑜爲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
荊州牧屯公安分長沙爲漢昌郡以魯肅爲太守屯陸口十
六年權徙治秣陵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作濡須塢十八年
正月曹操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操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
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操堅
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諸將皆以爲挑戰者
操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權行五
六里迴還作鼓吹操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
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豚犬耳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

操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權因迴船復以二面受箭
箭均船平乃還權爲牋與曹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
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也乃班
師操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
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
皖城十九年五月權攻皖城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參軍董
和男女數萬口是歲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
求荊州諸郡備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
權曰此假而不反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
逐之權大怒乃遣呂蒙督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

魯肅率萬人屯巴丘以禦羽。權住陸口，爲諸軍節度。蒙到三郡，皆服備到公安，使關羽將三萬兵至益陽。蒙既得三郡，因與魯肅并軍並進，拒羽於益陽，未戰。會曹操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備歸而曹操已還，權返自陸口，遂攻合肥，不下。徹軍還，兵皆就路。權在津北，爲魏將張遼所襲。遼問吳降人，向紫髯將軍是誰，曰：是孫會稽。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會稽舉軍歎恨，權乘駿馬走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板，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免，拜利都亭侯。二十

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閏月，權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傅士仁。蒙到南郡，太守糜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僞降，立幡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雲等於章鄉，遂定荊州。曹操表權爲驃騎將軍，領荊州牧，封南昌侯。二十五年春正月，曹操薨，太子丕代爲魏王。冬，丕稱尊號，改元爲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於蜀。權聞曹丕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無以威衆，欲先

卑而後倨之為卑則可假寵。後倨則必取討。致討然後可以怒眾。眾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魏權都鄂。改名武昌。遣使稱藩於魏。送于禁等還魏。封權為吳王大將軍。領荊州牧事。加九錫。權羣臣以為不應受魏封權。曰：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為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劉備帥軍來伐。至秭歸。誘武陵蠻夷及五谿民皆反為蜀。權以陸遜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

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魏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雄據百城。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史。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權拜咨騎都尉。咨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魏欲封權。子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魏帝問珩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珩還

史紀 卷之九
言曰臣密聞侍中劉曄數爲賊設奸計終不久和夫不恃敵
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當省息他役唯務農桑以廣軍
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挈延英俊獎
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魏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
犀角璠瑯孔雀翡翠鬪鴨長鳴鷄羣臣曰荆揚二州貢有常
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齊爲王
客難之惠子曰有人於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
子頭所重石所輕也以輕代重何爲不可乎方有事於西北
江表元元非我愛子耶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又何惜焉彼
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與之立子登爲

王太子黃武元年春正月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陸
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所斬及投
降者數萬人劉備奔走僅以身免權外託事魏而心不誠魏
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楷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
秋七月魏命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圍南郡權遣呂
範督五軍以舟師拒休諸葛瑾救南郡矢桓以濡須督拒仁
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權卑辭上書求自改悔若罪在不赦
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前都尉
浩周勸君遣子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
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終始之

極知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然雜劇戲本觀之亦可發愛得趣

本無所據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欵誠深至心用慨然即日下詔勅諸軍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浩周上黨人領護于禁軍軍沒為關羽所得權襲羽并得周及文帝嗣王位權遣周為戕魏王曰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為先王所見獎飾遂因國恩撫綏東土而中間寡慮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忍遐棄既釋其宿罪且開明信雖致命虜庭梟獲關羽功效淺薄未報萬一事業未究先王即世殿下踐阼威仁流邁私懼情願未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錄追本先緒權之得

此欣然踊躍心開目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惟察樓樓重垂含覆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還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將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篤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權實在遠不豫聞知約敕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釁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牽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為國討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

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所當傳也
初東里袞爲于禁司馬與周俱沒及還到召見周等周以爲
權必臣服袞謂其不可必服王悅周言是冬魏王受漢禪遣
使以權爲吳王使周與使者俱往周既致詔命與權私宴謂
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曰浩
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耶遂流涕霑襟及與
周別又指天爲誓周還之後權不遣子而設辭帝乃留其使
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忘修意既新奉國命
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其
已孤以空關分信不昭中間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

赦宥喜乎與君克卒本圖傳注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
曰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
幼欲假年歲之間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慙怖
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
誓前以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思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
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爲可上綴宗室若夏侯氏
雖中間自棄常奉戢在心當垂宿念爲之先後使獲攀龍附
驥永自固定其爲分惠豈有量哉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
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
與別爲之緬然父子恩情豈有已耶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

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爲今盡宣露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爲君說之宜明所以帝旣信權甘言且謂周爲得其真而權但華僞竟無遣子意於是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爲外臣又前後辭旨首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爲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帝旣彰權罪周亦見疎終身不用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兵溺死者數千軍還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

謂羣臣曰近得劉立德書已深引咎求復舊好前所以名西爲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爲漢中王也因使大中大夫鄭泉聘劉備於白帝始復通也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閒居每日願得美酒千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卽住而啖肴饌酒有斗升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權嘗言卿好於衆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讌權乃怖之使提之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寵知無死憂至當出閣感惟威靈不能不顧

權發此言
明是欲稱
帝之意

耳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戈為海內率先而急於自名不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便復書耳備甚慙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二年夏四月權羣臣勸即尊號權不許因謂將佐曰往年孤以立德方向西鄙聞北部分欲助孤孤內嫌其挾詐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為劇故自抑按就其王封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曉耳劉備殂於白帝權遣立信都尉馮熙聘於蜀弔

備喪也熙字子柔潁川人使蜀還為中大夫後使於魏文帝問曰吳王若欲修宿好當厲兵江關縣於巴蜀而聞復遣修好必有變故熙曰西使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帶甲百萬穀帛如山所謂金城湯池強富之國也帝不悅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召還熙懼見迫乃引刀自刺從者救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熙節與蘇武何異竟卒於魏九月魏文帝出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於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敵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魏文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權令

趙達算之曰曹丕走矣雖然吳哀庚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四年冬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耀軍兵十餘萬旌旗彌數百里權嚴設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魏帝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率敢死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魏帝大驚壽獲副車羽蓋以還五年春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入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秋七月權聞魏文帝殂攻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遜復陳便宜勸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謹之言不能極陳

魏吳總之
非正魏書
既有紀故
吳書亦如
之而志吳
不書帝今
仍其舊

權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七年陸遜督諸將大破魏將曹休於石亭黃龍元年公卿有司勸權正尊號夏四月丙申卽皇帝位遷都建業以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嘉禾元年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稱藩并獻貂馬權大悅二年春三月遣舒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爲燕王大臣皆諫以爲淵不可信而寵待太厚權不聽淵果斬彌等送其首於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爲鼠子所欺令人氣湧如山不自截其頭以擲於海無顏復臨天下

就令顛沛不以爲恨，欲自征淵，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初張彌許晏等到襄平，官屬從者四百許人，淵欲圖彌晏，先分其人衆置遼東諸縣，以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黃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在遼東北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兼重可三四百人。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旦謂疆等議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亡何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爲國報耻，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乎？」疆等然之。約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爲部中張松所告，贊會士衆閉城門，旦等踰城走。時羣病疽，創著膝，不及輩旅，德常扶接。

嶠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能復前，臥草中，相與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旦疆使前，德獨留守，羣捕菜果食之。旦疆別數日，得達句驪，因宣詔於句驪王宮，言有賜，爲遼東所攻奪，宮使人隨旦迎羣，德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鷄雞皮十具。旦等見權，悲喜不能自勝，權皆拜校尉，遣使者謝宏拜宮爲單于，賜衣服珍寶。宏到安平口，遣校尉陳奉前見宮，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旨，令以吳使自效，奉聞之倒還，宮遣主簿笮谷出平安，與宏相見，宏縛三十餘人。

質之宮謝罪上馬數百匹宏乃遣咨等奉詔書賜物歸與宮時宏船小載馬八十匹而還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諸逋勿復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屯江夏沔口孫紹張承向廣陵淮陽權率大衆圍合肥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兵助司馬懿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權還遜等亦罷四年秋七月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瑋琬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不聽其交易六年春正月詔長吏遇喪當須交代而後奔喪違犯者殺赤烏元年步夫人卒追贈皇后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

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詔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畏於聖人矣四年五月太子登卒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爲太子權命前將軍朱桓督五萬人屯中洲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捋陛下鬚死無所恨權馮几前席桓進前捋鬚曰臣今日真可謂捋虎鬚也權大笑赤烏六年司馬懿率軍入舒七年步騭朱然上疏云自蜀還者咸云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掎角之反委漢

中還成都宜為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寧可復以此疑蜀耶？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修。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耶？人言苦不可信，朕為諸君保之。蜀竟無他謀，令自今督將亡叛，勿罪其妻子。十年春，三月，詔曰：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更伐，致權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致，妨損

之
死

農桑徒武昌材瓦，自可用也。十三年八月，廢太子和，賜魯王霸死。冬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以炬置孤山頭為烽火，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合暮舉火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郡南沙，是歲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有一婢名紡績，授書告權。改年立后。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遣中書郎中李崇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遂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立第舍，數使近臣齋酒食往。表說

水旱小事，往往有驗。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入八尺。高陵松栢，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權祭南郊，還寢疾。二年春二月，改元為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亡去。夏四月，權薨，年七十一，諡曰大皇帝，葬蔣陵。亮，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不自安，因倚權意欲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之。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位，改元是歲。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為

史稱改元而不記年

太傅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魏使將軍諸葛誕步騎七萬圍東興，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武昌。恪以大兵赴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等。王昶等皆退，軍還。二年三月，恪率軍伐魏，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恪引軍還。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以峻為丞相。五鳳元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二年，魏前將軍文欽降，淮南餘眾數萬口來奔。太平元年九月，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繇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繇殺大司馬滕胤，驃騎將軍呂據，以繇為大將軍，封永康侯。二年夏四月，亮臨正殿，始親政事。繇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三千

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爲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亮數出中書視權舊事，問左右侍臣：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但令我書可耶？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上疏稱臣，遣子覲爲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繇自率衆次於蘄里，使朱異爲前部督，將介士五萬解圍。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繇怒，殺異，還建鄴。十一月，全禕全儀以其母奔魏。全端等自壽春城降。司馬昭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昭克壽春，誕戰死。將吏以下皆降。秋，亮以繇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謀誅繇。九月戊午，繇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

蒼龍門外，黜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休權第六子也。封琅邪王。亮廢孫繇，迎立之。是歲，魏甘露二年也。永安元年冬十月，詔以大將軍繇爲丞相、荊州牧、武衛將軍，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威遠將軍授爲右將軍，偏將軍幹爲雜號將軍，長水校尉張布爲輔義將軍。群臣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奉承洪業，莅事日淺，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繇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不敢有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繇有逆謀，休陰與左將軍張布圖之。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繇。卽日伏誅，以張布爲中軍督，詔置學官，立五經博士。二年春

二月詔曰自頃年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農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強羸務令優均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法禁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稱朕意焉三年春三月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黜為候官侯道自盡或云休鳩殺之四年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五年秋八月立子暈為太子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為作字敬其名也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古多一字今人競作

覽可畢乎
疑矣

姓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瞽字伯明者也孤常晒之今為四男作名字大者名暈音灣次子名暈音航次子名柜音莽次子名寇音褒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蓋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有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名但一字庶易相避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布有舊恩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性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祭酒韋昭博士盛冲講論道藝昭冲素切直布懼入侍發其陰失因飾說以拒遏之休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

休亦無用
夫

奸臣賊子古今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昭等人但欲與論講耳，不為從昭等始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恐昭等道臣下奸宄之事，以此不欲令人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乃解也。布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曰：「書籍講論，患人不好政務，學業不相妨也。不圖君行此於孤，布叩頭。」休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相感，所以有今日。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昭冲言之，故尤患忌。休解此旨，心雖不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不使昭等人。是歲

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先是交阯太守孫諸科手一車，餘人送建業。及察戰至，郡中恐復見取，郡吏呂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遂殺諸降魏。六年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壽春，將軍留平如南郡，丁封如沔中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七年秋七月，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暉拜之。休把興臂，指暉以託之。癸未，休薨，年三十。謚曰景皇帝。裴松之曰：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易，則生亂。夫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况之字，制不典之音，違訓誥於前修，垂譏議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身沒之

或作皓

休諸子必
非朱氏所

後諸子不昌。師服之言於是乎徵矣。

皓和之子也。孫休封為烏程侯。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趾攜叛，國內震懼，欲立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為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與布說休妃朱氏，以皓為嗣。朱氏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是歲魏咸熙元年也。元興元年九月，貶太后為景皇后，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氏為太后，封休太子靈為豫章王。皓既得志，粗暴驕盈，好酒色，多忌諱，大小失望，與布竊悔之。或以譖皓，十一月誅興、布。皓以布女為美人，有寵。

奇

皓問曰：汝父所在？答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側。問左右曰：布復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馮純，即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為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使尚方作金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官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為空。左夫人死，皓哀愍，思葬於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冢中，為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具奢麗，皆謂皓已死。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臨海太守奚熙信譌言，舉兵欲誅都。都叔父信為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譌言

乃息魏相國司馬昭遣吳降將徐紹孫或齋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書曰聖人在上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勦民之命以爭強於天下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國重唯華夏乖殊方隅圯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每用悼心欲止戈興仁爲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于時猛將謀夫咸以奉天時之宜藉吞敵之勢宜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師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中軍整旅二方雲會未及洽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哀悼蜀民懼其

殃害戰於縣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尸蔽地流血丹野一之於前猶所不忍况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去危卽順屈已寧邦仁者之所處也履險偷安殺身絕後中人所不爲也今遣徐紹孫或獻書喻懷若回慮革算結歡弭兵共爲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已也甘露元年三月皓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隨紹或報書行至濡須有白紹稱美中國者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陟丹陽人孫峻使詣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

皓殺晉使
昭不以爲
言何也

使正辭自理，峻怒，陟閉門不出。孫休時，陟父亮爲尚書令，而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璆曲阿人，吳使旣至，魏主使儼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曰：「來時皇帝臨軒，聖體無恙。」晉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儼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主失土，爲君王所禮，位同三恪，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問吳之邊戍幾何？」曰：「自西陵至於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旣遠，恐難堅固。」對曰：「疆界雖遠，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八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爲之禮。松之曰：「不若云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秋七月，皓

逼殺景后朱氏，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殺暈及翼。九月，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晉王昭薨，十二月，晉受禪。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王儼、吳人晉車騎將軍賈充等，欲傲儼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等並結縞帶之好，道病死。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自三國鼎立以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魏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強，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二年夏六

月起昭明宮在太初之東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破壞墓塋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工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固諫不從初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曆數事玄詐增其文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又得降人言壽春有童謠曰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建衡三年皓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杖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乃還遣監軍虞汜蒼梧太守陶璜由荆

州破交阯禽殺晉守將九真日南皆還屬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據城降晉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衆悉降闡及同謀數十人皆夷三族二年皓愛妾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至是開通長老相傳湖塞天下亂湖開天下平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狗首諸郡天紀元年合浦軍士郭馬殺廣州督虞授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先是有讖曰亡吳者

皓為權之
孫亦如亡
繫者胡亥

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於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於廣州。及聞馬反，大懼。八月，鎮南將軍滕循率萬人從東道，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買菜生工人吳平家，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以考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佃向涂中，安東大將軍王渾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為大都督來伐，陶濬聞北軍大出，駐武昌。皓每宴羣臣，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吏，宴罷奏其闕失，廷視之，咎失言之愆。

大者加刑，小者問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眾庶患苦，積惡已極。不復堪命。四年春，濬彬所至，皆土崩瓦解。靡有禦者。三月，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昏。皓惶憤從之，復遣人追止。眾已屠之。陶濬從武昌還，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戰船，自足擊之。」於是合眾，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眾悉逃走。軍師將軍張悌戰死。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佃、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佃、渾、壬申，王濬先到，受皓降，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濬收其圖。

更三萬二
十不巳多
乎

史紀 卷六十九
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
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
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仙以皓致印綬於巳遣使
送皓皓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集於京邑四月詔曰孫
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
爲歸命侯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
絹五百匹絲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爲王者拜郎中
吳以草創之國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
同類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
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問曰爾誰家小兒今

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燦燦
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曰爾畏我乎我非人乃熒惑星
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
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竦身而躍卽以化矣仰而視之若
引匹練以登天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
後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王濬治
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梯以呈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
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信也克步闡皓意張
大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願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
洛陽故皓恒有窺上國之志皓降之歲實在庚子吳平後晉

侍中庾峻問皓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別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謂此也若信有之亦不足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爲酷虐旣爲一國之主秉生殺之柄罪人犯法加之以懲亦有何失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曰吳主惡人視之皆鑿其目有諸乎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袷以下視諸侯由頤以下大夫衡視士視五步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視瞻高下不可不慎况人君乎視人君相迕是禮所謂傲慢傲慢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何足多罪

峻善之五年皓死於洛陽年四十二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旣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肆刑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旣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爵豈非過厚之澤也哉

敗之是禍福等耳吾不獨受罪豈若默然出去無事俱就刑
辟吏言州章既爲君所敗恐復通郡章奈何慈曰初受郡遣
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實無章也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與
出城因遞還通郡章州更遣吏通章有司先得郡章不復見
理州受其短由是爲州所疾乃避地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
奇之數遣人問遺其母後融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
東還母謂慈曰孔北海瞻恤殷勤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
單步至都昌時圍尚未密慈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
及圍日偏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慈請行融許之慈蓐食須
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

外圍下左右人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
的各射之射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植
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
圍中植令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賊不
敢追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
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
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
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
白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斂容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
耶卽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事畢還白其

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與相見會孫策至繇使慈偵視時獨與一騎出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慈便前鬪策擊得慈頂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各來赴於是解散繇奔豫章慈自稱丹陽太守屯涇縣爲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執策解縛握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因問進取之術慈曰州軍新破若倘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安集恐不合尊意策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爲先終不欺我明日大請諸將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

而慈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軍事策平定江東袁術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合衆攻策策率將士討郎生獲之謂郎曰爾昔襲擊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汝莫恐怖郎叩頭謝罪卽破械賜衣服署門下賊曹及軍還郎與慈俱在前導拜慈折衝中郎將後劉繇亡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其理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爲行其後不達臣節作邪僭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

故不得不離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繇喪亡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州人昔又從事可往視其兒子宣孤意於其部曲并觀察子魚牧禦方規何似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曰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才略方規自守而已丹陽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爲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子魚不但不能諧二郡近自海昏上繚五六千

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慈猿臂善射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年四十一卒

士燮

士燮蒼梧人父賜桓帝時爲日南太守燮舉茂才除巫令遷交趾太守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弟壹領合浦太守次弟黼領九真太守次弟武領海南太守燮謙虛下士往依避難者以百數陳國袁徽與尚令荀彧書曰

交阯士府君學問優博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閑輒玩習書傳聞京師之學是非分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備威儀鳴鐘磬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香者常數十妻妾乘輜駟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能踰也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侯官董奉字君異以一丸藥與水含之捧其頭搖稍之食頃卽開目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能語遂復常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爲交州刺史津後爲其將

區景所殺荆州牧劉表遣賴恭代津蒼梧太守史璜死表遣吳巨代之漢聞張津死以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燮遣吏奉貢詣京都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舉兵逐恭恭走還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爲左將軍燮遣子廞入質權以爲武昌太守諸子侄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誘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琉璃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

不至一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為書厚加寵賜以答慰之變
 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卒權以交趾縣遠乃分合
 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刺史交趾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
 又遣陳時代變為交趾太守良與時偕行到合浦而變子徽
 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變舉吏桓鄰叩頭諫
 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合宗兵擊徽徽閉城自
 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
 誅徽自廣州將兵馳入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
 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移書交趾告喻禍福遣匡見徽說令
 服罪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祇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

呂岱失信
 不武

迎岱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旦施帳幔請徽兄弟賓客滿坐岱
 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皆伏誅壹勸匡
 歛皆免為庶人評曰士變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
 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險使之然也

宗室

孫靜堅弟也策破劉繇進攻會稽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
 數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去此數
 十里道之要徑也宜出不意往據之吾自帥眾為前隊破之
 必矣策曰善乃令具鬯缶數百口至暮四維然火誑朗分軍
 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周昕帥兵前戰策破斬之

遂定會稽表靜爲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因留鎮守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子皎爲征虜將軍督夏口兵候獲魏邊界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權以書讓皎曰吾與北方爲敵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揚威於北境非徒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寧飲因酒侵陵寧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粗豪其較畧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疎憎之卿所爲每與吾違豈可久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外則遠方瞻望

所屬內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以喜怒加人耶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思前愆深自咎責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皎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後將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曰若至尊以征虜爲能宜用之以蒙爲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不相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乃以蒙爲大督命皎爲後繼禽關羽定荊州皎有力焉孫賁父羌堅兄也堅舉義兵賁從征伐堅卒賁帥衆扶柩還孫策定豫章上賁領太守時丹陽僮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賁弟輔領兵往南昌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

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仗兵而進，使公瑾為勢援，一舉可定也。後賁聞芝病，即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遂進據廬陵，賁封都亭侯。卒子隣嗣，為繞帳督。潘濬掌荊州事，重安長舒變有罪，濬以舊憾欲寘之於法。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為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若大下一統，中州士人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之於事，何如濬意？解變用得濟，仲膺名邵。初，伯膺親友為人，所殺仲膺為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鄰遷威遠將軍，卒。子震無難督禦晉軍，與張悌俱死。

孫松權弟翊子也。善與人交，為射聲校尉，鎮巴丘。數咨陸遜

說得婉曲

以得失常有過，遜面責松。松意色不平，遜待其少釋，謂曰：君過聽，不以其鄙，數見訪及，是以承意進言，便變色何也？松笑曰：屬亦自忿，行事如此，豈有望耶？黃龍三年卒。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弟器物，感之流涕，其悼松如此。

孫秀權弟匡之孫，其父泰曹氏之甥也。秀為前將軍，夏口督，提兵在外，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驚，夜將妻子親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為驃騎將軍，封會稽公。及孫皓降，群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

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從此丘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

孫韶伯父河本姓俞氏。孫策愛之。賜姓孫氏。爲將軍屯京城。權殺故吳郡太守盛憲。故孝廉媯覽戴員亡匿山中。權弟翊爲丹陽太守。以覽爲大都督。員爲郡丞。與親近邊洪等數爲翊所困。常欲叛逆。時諸縣令長見翊。翊欲宴諸長吏。妻徐氏曉卜。試卜之。謂翊曰。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時已醉。空手送客。爲洪所殺。迸走入山。徐氏購募追捕。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爲。而力不能討。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二人議曰。伯海與

將軍疏遠。而責我乃爾。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覽遂入居府中。悉取翊嬪妾。欲復取徐氏。徐氏乃給之。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之。徐氏潛使所親信。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說覽已虜畧婢妾。今又欲見偏。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耳。願君哀救。高嬰涕泣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卽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氏意語之。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大小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氏呼高嬰與諸婢

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卽吉惟府君命覽盛意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氏大呼二君可起高嬰共出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經以覽員首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爲神異吳主續至悉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河旣被害紹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備以禦敵權旣定丹陽夜至京城下營命詐攻以試之兵皆乘城傳令備警謹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諭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拜丞烈校尉統河部曲遷鎮北將軍韶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候爲務先知動靜而爲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徹兵

遠徙地不居者數百里自權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韶入朝見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權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赤烏四年卒

張昭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昭昭欲宣之則恐非宜嘿而不宣則恐有私乃卒上之策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

策大通卽
此有伯王
之量

權託昭昭率群僚立而輔之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曰夫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勲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何得寢伏哀戚守匹夫之情哉乃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苦諫乃作射虎車爲方日不置蓋一人爲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權每手擊以爲樂魏黃初二年遣使者邢貞拜權爲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貞遽下車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

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而出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樂耳公何爲怒乎昭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有慙色遂罷酒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丞相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稱尊號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傳解及論語注昭每朝會辭氣壯厲義形於色以直言逆旨不得

語氣頗似
不以新婦
屬小郎

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
彼不折自廢安復誇大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
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
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
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
蒙引見得奉帷幄然愚臣事君志在忠益若變心易慮以偷
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謝焉公孫淵稱藩權遣張彌許晏
拜淵為燕王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
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相與反覆
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怒而案刀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

此言
有些害

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已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孤嘗恐失
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而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
崩呼老臣於牀下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於
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
以土塞其門昭復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
昭固不起權因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
昭不動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
宮淡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嘗
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發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卒謚曰文侯
典畧曰余曩聞劉荅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彌正平

正平蚩之言如是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乎如正平言以爲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蘊藉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與嵩岳等資而乃播殖於會稽也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峻相友善爲奮威將軍封都鄉侯甄識人物勤於長進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童幼後並爲國士諸葛恪年少時衆人奇其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年六十七卒謚曰定侯初承喪妻昭欲爲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難之權聞而勸焉遂爲婚生女權爲子和納之休拜揚威將軍爲中書令

孫弘所譖賜死昭弟子奮年二十能造大攻車步騭薦之昭曰汝年尚少何爲自委於軍旅乎奮曰昔汪錡衛魯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爲少也遂領兵爲將軍有功封樂鄉亭侯

顧雍

顧雍字元歎吳郡人蔡邕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邕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字元歎言爲伯喈之所歎賞也權爲吳王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權常親拜其母雍爲人不飲酒寡言語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

中又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爲丞相平尚書事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卽與相反覆究論爲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卽正色改容默然不言還以告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敬信如此江邊諸將多陳便宜欲有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爲其身謀非爲國也苟不足以曜威損敵陛下所不宜聽也軍國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呂壹爲中書典校毀短大臣雍等皆見舉白後壹奸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尚書郎

懷敘面詈辱壹雍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權嫁從女女顧氏甥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責之曰君上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敬爲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耶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乃舞不復知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忘敬損吾家者必爾也因向壁卧譚立過一時乃見遣雍爲相十九年年七十六卒初疾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雍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在見濟拜也謚曰肅侯長子邵字孝則錢

唐丁諤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吾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爲立聲譽除豫章太守發在都亭時送者百數適秉疾病不能來別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不獲來別暫還與決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皆此類也諤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粲太子少傅世以邵爲知人在郡五年卒子譚赤烏中爲左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等指屈心計盡發疑謬下吏畏之代祖父雍平尚書事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逸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

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苒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坐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莩之戒帝旣悅擇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長公主壻衛將軍全琮亦恨譚共構之譚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也卒於交趾雍弟徽子子歎爲輔義都尉或傳曹操欲東權謂徽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爲吾行到北與曹操相見操具問境內消息徽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

皆慕化爲善義出作兵操笑曰孤與孫將軍締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爲道此徽曰正以明公與上將誼固休戚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操厚待遣還權問定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徽潛采聽方與袁譚交爭未有他意拜巴東太守卒雍族人悌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爲偏將軍夜入晨出妻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就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相對趣令妻還悌每得父書整衣服灑掃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後再拜若有疾耗則臨書垂涕父卒悌水漿不入口五日服未闋卒

諸葛瑾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人爲權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往蜀通好與其弟亮公會相見退無私面每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有嫌於治而難詰讓忿忿不解瑾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爲書泛論情理因以已心忖度之權視之笑曰孤意解矣權怪校尉殷模羣下多爲之言權怒益甚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遭本州傾覆棄墳墓携老幼來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報荅萬一至今模孤恩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何敢有言

說得婉曲

權愴然曰特爲君赦之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劉備伐吳吳王求和備不許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爲陛下論其輕重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如反掌瑾在南郡人有讒瑾者陸遜明其無他權報曰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之子瑜答孤言弟亮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文疏卽封示子瑜并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

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爲之說權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已死子獻選用忠良寬刑薄賦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爲不然操之所行惟殺伐過差至於御將自古少有丕之於操萬不及也今獻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強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耳寧是興隆之漸耶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豈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然也又長文之徒所以能守

善者畏操威嚴故竭力盡意不敢為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敵幼弱隨人東西此曹必當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奸讒並起轉成嫌貳其為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強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權稱尊號拜大將軍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之瑾常憂戚謂非保家之子赤烏四年卒恪已自封侯次子融襲爵攝兵駐公安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言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

李曹爽司馬懿時其言卒驗

印子莫若

敵選對或有博奕或有樗蒲投壺弓彈部分類別於是甘經進清酒徐行周遊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綺恪誅遣無難督施寬取融先是公安有靈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

步騭

步騭字子山淮陰人避難江東與廣陵衛旌俱以種瓜自給晝勤耕耘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奉其強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祇

結怨耳良久征羌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騰旌於
牖外旌耻之騰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殺膳重沓以
小盤飯與騰旌唯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騰致飽乃辭出旌怒
曰何能忍此騰曰吾等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
何所耻旌後官至尙書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騰爲主記建安
十五年拜交州刺史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騰
誘請相見因斬狗之遷右將軍封臨湘侯權稱尊號拜驃騎
將軍都督西陵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騰上疏曰伏
聞諸典校摘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
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踟天踏地誰不戰慄昔之

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
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
命歸咎於上爲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爲虧明德慎罰書
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宜諮陸遜平心
專意務在得情不宜舍哲士任匪人也權遂誅呂壹騰表曰
降人王潛等說魏相部伍圖東向多作布囊欲盛沙塞江大
向荆州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爲之防呂範諸葛恪每讀
騰奏輒失笑云此江與開闢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赤
烏九年爲丞相十一年卒子協嗣協弟闡爲西陵督鳳凰二
年召爲繞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

讒禍於是據城降晉，孫皓使陸抗西討，斬闡，潁川周昭稱步騭及嚴峻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總其常患四者而已：好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好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爲美也。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諤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士無幽滯，稱知人焉。使君丞相、衛尉，昔以布衣相

友善論者，敘其優劣。先衛尉，次丞相，而後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不同，先後之名亦異，而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昔魯橫江，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耀，祿不足以自奉。葛步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慕，二君又不稱薦，各守其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有斯風矣。至於奮威，亦三君之次也。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訕之求，循理而動，辭氣審審，叔嗣雖親貴，心憂其敗。文至雖疎賤，談稱其美。女配太子，受禮若弔。

慷慨之趣，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之士也。若乃經國家治軍旅，當馳騫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君者，未爲過人。至其純粹履道，不求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可稱。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周昭字恭遠，與韋昭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爲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死。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忠謇方直，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間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如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躡前，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向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

張紘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爲正議校尉，呂布襲徐州，不欲令紘與策從事，舉茂才，移書發遣。紘策欲以紘自輔，答記曰：海產明珠，所在爲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從討丹陽，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以副四海之望。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爲侍御史，曹操聞策死，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爲乘人之喪，旣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操從其言，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

操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爲會稽都尉權以紘爲長史從征合肥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擐旗威震敵場此乃偏裨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之明年將復出軍紘諫曰天兵時動則威今旣數出無功宜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紘建計宜都秣陵權令還吳迎家道病臨困留牋曰夫人情畏難而趨易惡異而好同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眩於小

忠溺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君覺悟求賢如饑渴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以成大業卒年六十權省書流涕紘見柙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紘見陳琳武庫賦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東西阻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紘好文學善楷篆書孔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筆名篆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覩其人也

嚴峻

嚴峻字曼才彭城人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權以爲從事中郎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峻代肅督兵萬人鎮陸口峻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權乃聽焉遷衛尉廣陵劉穎與峻有舊穎精學家巷權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畧爲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喪權急驛收錄峻馳語穎使還謝權權怒廢峻而穎得免罪久之以峻爲尙書令卒

程秉

程秉字德樞汝南人拜太子太傅權爲太子登聘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從容謂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故

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詩美關雎以爲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咏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謝之卒官

闕澤

闕澤字德潤山陰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備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究覽羣籍兼通曆數嘉禾中爲中書令兼太子太傅澤斟酌諸家刊定禮儀以授二宮用之呂壹奸罪發聞有司奏以大辟或以爲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有此刑權從之諸官司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以爲宜依禮律赤烏六年卒

薛綜

薛綜，字敬文，沛郡人。避地交州，士燮死，權以綜爲交阯太守。與刺史呂岱率師討伐，事平，遷綜守謁者僕射。呂岱亦從交州召還，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郡之內屬也。有白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遼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阯，任延爲九真太守，乃

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而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始至之時，珠崖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冷、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體，不以爲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覩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田戶租賦，裁取供辦，遠致珍奇，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叛。珠崖之廢，起於長吏

覩其好髮髡以爲髮及臣所見黃蓋爲日南太守下車以供
設不豐搃殺主簿因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爲妻父周京作
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
迫強之萌杖殺歆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遂至物故交
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朱符多以鄉人
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黃魚一枚取稻一斛百姓怨
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張津與荆
州牧劉表爲隙兵弱敵強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
小檢攝遂至殺沒後得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吳
巨爲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相降服逐出賴恭更求步騭

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尙多以次鉏治綱紀適定騭仍召
出呂岱既至有士氏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
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
牧伯之任旣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
定尙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郡界未綏依作寇
盜專爲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選用刺史宜得方畧智
計能檢攝八郡削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以成效
庶幾有補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以臨殊域恐羣
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遷尙
書僕射赤烏五年爲太子少傅六年卒子珣孫休時爲五官

綜有自件
之意

中郎將遣至蜀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苟免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有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羽弟瑩為祕府中書郎孫皓時坐事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令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命韋昭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周昭梁廣既先喪亡韋昭蹈罪而瑩復以過徙

非無才
自損以救
瑩也

書遂委滯迄今未撰臣愚淺才劣適可為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著必襲孚峻之跡懼墜大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稱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悽悽為國惜之使卒垂成之功編之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皓召瑩還為左國史皓既降瑩至洛陽為散騎常侍武帝從容問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將相大臣無所親信人人憂恐不能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太康三年卒

周瑜

周瑜字公瑾舒人也。從祖景。景子忠。皆漢太尉。景爲牧守。每歲舉孝廉。延入後堂。與家人宴會。數四。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弟。常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司徒韓續初爲太守。在公無私。所舉一辭而已。曰。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一家也。論者兩譏焉。孫堅興義兵。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東度。瑜將丹陽兵迎策。從攻橫江。當利。拔之。乃渡江。擊秣陵。破笮融。薛禮。丁湖。孰江。乘八曲。阿。劉繇。奔走策衆已數萬。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卿可還鎮丹陽。瑜還。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爲太守。術欲以瑜爲將。瑜觀

術終無成。乃求爲居巢長。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授瑜建威中郎將。從攻皖。拔之。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策得橋公兩女。皆國色。自納大橋。瑜納小橋。復破尋陽。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爲中護軍。建安七年。曹操下書責權。質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汎舟舉帆。朝發夕至。境內富饒。士卒勁勇。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

瑜此計亞
於孔明鼎

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事之未晚也。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我視之。如子。汝可兄事之。遂不送質。十三年。曹操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曹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計。咸曰。曹操挾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劉表水軍。蒙衝鬪艦。操悉有之。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眾寡不敵。不如迎之。瑜曰。操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

足之勢成

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今北土未平。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獨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因拔刀斫案曰。諸將吏敢復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罷會。至夜。瑜請見曰。諸人獨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

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人數雖多不足畏也願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甚合孤心子布文表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二人贊孤也五萬人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時劉備爲曹操所破欲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遣瑜及程普與備并力逆曹操遇於赤壁時曹操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操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

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操欺以欲降又備走舸繫大船後遂引俱前曹操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延燒坵上營落烟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保南郡備與瑜等共追曹操留曹仁守江陵竟自北歸瑜普進南郡與仁相對劉備從夏水入截仁後仁遂退走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儁漢昌劉陽州陵爲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

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三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時劉璋爲益州牧張魯寇侵之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軍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卒於巴丘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動左右權爲將軍時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執臣節瑜性

厭郭程普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敬服之語人曰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不覺自醉初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遣九江蔣幹往說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耶幹笑瑜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出就館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陸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可間劉備之自京還也權與張昭魯

肅等送之。大宴會敘別。昭等先出。權獨與備留語。因言次歎曰。公瑾文武籌畧。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爲人臣耳。曹操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操劉備咸疑譖之。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魯肅

魯肅字子敬。東城人。家富於財。時天下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給士爲務。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遂指一困與瑜。

瑜益知其奇也。袁術就署東城長。肅知術無成。乃攜老弱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東渡。因與同行。時孫策已死。權尙在。吳瑜薦肅才宜佐時。權見肅與語。甚悅之。因密問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旣惠顧。何以佐之。肅曰。昔高祖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名號。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俄而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

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沃野千里士民殷富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加劉備梟雄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用也若備與彼協心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拒曹操備必喜而從命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曹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操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坂與備會宣騰權旨勸備與權併力備遂到夏口遣諸葛亮使權會權得曹操欲東之問諸將皆勸權迎之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至宇下權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

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時周瑜奉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手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劉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曹操聞權以土地與備方作書筆落於地周瑜病困與權牋曰方今曹操

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肝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或見採瑜死不朽矣。卽拜肅奮武校尉。代瑜先是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不可。後備西圖璋。權曰。猾虜敢挾詐。乃爾。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又不聽。權遣呂蒙率衆取之。備還公安。遣關羽爭三郡。肅住益陽。邀羽相見。各駐兵馬。請單刀相會。諸將恐有變。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干命。乃趨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耶。肅曰。不然。始與豫州遇於長

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身無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懷私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荊州之土。肅聞貪而棄義。必爲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主。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爲老將。何以獲濟乎。羽無以答。備乃割湘水爲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卒。權爲舉哀。諸葛亮亦爲發哀。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呂蒙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少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兵討山越。

蒙年十五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之不能止歸以告蒙母母恚甚蒙曰貧賤難久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遣之校尉袁雄薦之孫策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遷橫野中郎將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周瑜請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之瑜使甘寧據夷陵曹仁攻之蒙往救請瑜分遣三百人以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蒙軍到夷陵大破之敵夜遁去遇柴塞道騎皆舍馬步走獲馬三百匹乃渡江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權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

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耶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與蒙言議常欲受屈乃曰吾謂卿但有武畧耳今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君何見之晚也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飲酒酣蒙問肅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君當重任將何計畧以備

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可也蒙曰君今代公瑾旣難爲繼蒙聞關羽長而好學讀左傳畧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爲對當有單複以待之不可徒爾也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撫其背曰子明吾不知大弟才畧所及遂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從權拒曹操於濡須勸權夾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服及水其得入船乎遂作之曹操竟不能下曹操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閭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

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爲吾大害宜早除之於是權親征皖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曰攻具土山非一日可成城備旣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攻引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必可拔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爲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食時破之旣而張遼至聞城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卽拜廬江太守時劉備令關羽鎮守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住陸口使魯肅屯益陽拒

羽飛書召蒙使舍零陵急還助肅蒙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云晨當攻城有鄧玄之者郝普之舊也蒙謂玄之曰郝子大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方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至尊遣兵相繼乃欲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異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城破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

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斬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卽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割湘水以零陵還之魯肅卒蒙代肅西屯陸口初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備謂曹公尙存宜相協輔與之同仇蒙陳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所在應敵蒙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宜及時圖之蒙旣代肅與關羽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倍修恩厚與羽結好及羽討樊留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疾乞以治病爲名并分士衆

還建業。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疾篤，權露檄召蒙還。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伏其精兵，舳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公安，將軍傅士仁拒守，蒙令虞翻說之。仁出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糜芳城守，初郡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懼，蒙以仁示之，遂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

鎧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每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數使人與蒙相聞，蒙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士卒，私相叅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軍士無鬪心。會權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卽父子俱獲。荆州遂定。以蒙爲南郡太守，封孱陵侯。會蒙疾發，權在公安，迎置內殿，欲數見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竟卒於內殿。年四十二。甘寧粗暴，嘗違權令，蒙陳請天下未定，鬪將如寧

難得宜容忍之權赦寧卒得其用後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畧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孤與宴語便及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極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常以此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畧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

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爲大言耳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道路不拾遺其法亦美也

